

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：

一片忧国丹心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（一）

吴茂云/文

第一章 东皋遗韵——家世与少年时代（1168—约1185）

引言：吾之病革矣，而子甚幼，诗遂无传乎！
乾道七年（1172）十一月十三，南塘的暮色来得比往常早。

这一日，海面上没有风。平日里从东边卷来的咸湿海气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沉甸甸地贴在地面上，一动不动。屏山脚下几户人家的炊烟升到半空便散了，淡灰色的烟缕挂在枯黄的竹林梢头，迟迟不肯离去。两浙东路台州府黄岩县南塘戴家老宅的堂屋里，一盏油灯从清晨燃到此刻，灯芯已经剪过三回。灯焰瘦小，颤巍巍地映着墙上几幅褪了色的字轴，也映着床榻上那个枯瘦老人的脸。

七十一岁的戴敏才已经三日水米未进。他的颧骨高高突起，眼眶深陷下去，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在缓缓跳动。但他的眼睛还亮着，那双眼睛盯着屋顶的布囊。他比戴敏才小了四十多岁，是个忘年交，平日里以诗酒相酬，戴敏才称他“渊子”，他称戴敏才“东皋兄”。此刻，他望着病榻上形销骨立的故人，喉咙哽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戴敏才忽然动了动嘴唇。
杨氏俯下身去，将耳朵贴近。老人说了句什么，声音太轻，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。杨氏听清了，眼泪便下来了。她直起身，对众人说：“他要见复古。”
人群中一阵轻微的骚动。四岁的戴复古此时正在隔壁屋里，由乳母抱着。他还不懂得“病革”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父亲已经很久没有抱过他了。前两天，他偷偷溜进堂屋，看见父亲瘦得脱了形，吓得不敢上前，躲在门后看了半晌，被杨氏牵了出去。

杨氏亲自去抱他。四岁的孩子已经有些分量了，杨氏的手臂在微微发抖。她将戴复古放到床榻边，让他站在踏板下。戴复古看着父亲的脸，那张脸让他有些害怕——颧骨高得像两座小山，嘴唇干裂起皮，下巴上的胡茬花白而杂乱。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。
戴敏才努力转过头来。他的脖子僵硬得像一根朽木，每转动一分都要耗费全身的力气。终于，他看见了那个小小的、怯生生的身影。
“复古……”他的声音从干裂的喉咙里挤出来，沙哑得不像是人声，“到……到前面来。”
杨氏轻轻推了推儿子的后背。戴复古往前挪了半步，小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。
戴敏才抬起右手。那只手瘦得只剩皮包骨头，手背上的青筋虬结突起，像干早河床上裂开的纹路。他的手指颤抖着，缓缓伸向儿子的脸。戴复古本能地想躲，但他忍住了。那只枯瘦的手终于落在他头顶上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。
“吾之病革矣。”戴敏才对围在床前的亲友们说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深处一点一点挖出来的，“而子甚幼——”
说到这里，他停顿了很久。堂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花爆裂的细响。戴复古感觉到父亲的手在头顶微微发颤，那颤抖顺着发丝传下来，钻进他的头皮，一直钻到某个他还说不清楚的地方。
“——诗遂无传乎！”
最后四个字，戴敏才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的。那声音嘶哑、破碎，却有一种奇异的穿透力，像一柄钝刀划过铁板，刺啦一声，在寂静的堂屋里久久回荡。戴复古吓得一哆嗦，仰起头来看父亲。他看见父亲的眼里有两颗浑浊的泪珠，正沿着深陷的眼窝缓缓滚落，在颧骨上停了一停，然后消失在花白的胡须里。

那是戴复古一生中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流泪。
戴敏才的手从儿子头顶滑落，垂在床沿上，像一片终于落定的秋叶。他的眼睛还睁着，望着屋顶的方向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却没有再发出声音。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，那翕动也停了。油灯跳了一下，灯焰矮下去半寸。
徐似道第一个跪了下来。
接着是杨氏、戴翼，然后是满屋子的人。只有四岁的戴复古还站着，他不懂大人们为什么突然都跪下去了。他低头看着父亲的脸，看见那双眼睛还睁着，只是不再转动了。他想伸手去帮父亲把眼睛合上，被杨氏一把拉进了怀里。
“东皋兄，”徐似道伏在地上，声音哽咽，“你的诗学，不会失传的。”
没有人应答。窗外，暮色终于合拢了。海面上起了一阵风，从东边吹来，带着咸腥的气味，摇动了竹林，也摇动了屋檐下那盏为亡人点的引路灯。灯影晃晃悠悠，在堂屋的白墙上投下一个巨大而模糊的光斑，像一只张开的、想要抓住什么的手。

编者按：南宋文坛群星璀璨，诸多文人墨客随时代浮沉湮于岁月，却有一位出自温岭、扎根浙东热土的布衣诗人，以半生步履踏遍山河，以一腔丹心落笔成诗，字字留存家国情怀、人间赤诚，他便是江湖诗派代表人物戴复古。即日起，本报独家连载作家吴茂云深耕四十余年的心血力作《江湖寻诗四十年：一片忧国丹心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》，带读者穿越时光，邂逅这位隐于江湖、心怀天下的南宋诗人。

几十年以后，当戴复古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石屏山下回忆往事时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。记得父亲枯瘦的手落在头顶的重量，记得那声嘶哑的“诗遂无传乎”，记得满屋子跪下去的人，和母亲怀里那股带着泪水的温热。那些记忆碎片像被打碎的青瓷，每一片都锋利得割手，每一片都映着同一个黄昏的光。
但他记不清父亲的脸了。无论如何努力，那张脸始终模糊着，只有一个轮廓——高高的颧骨，深陷的眼窝，和那双至死不肯合上的眼睛。

二

南塘这个地方，在宋时的版图上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它位于黄岩县东南八十里，东南并海，旧有海塘，故名南塘。又因村中有两座石峰东西对峙、耸立如屏，乡人称之为屏山。戴氏家族聚居在屏山之阳，俗名南塘。宋代以前，这一带还是海涂，潮水涨上来能漫到山脚。后来，人们筑了海塘，淤积成陆，才慢慢有了村落和田地。
南塘戴氏，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州人。他们是从福建泉州迁来的。晚唐以后，中原板荡，衣冠南渡，福建虽偏安一隅，却也免不了兵燹之祸。五季之时，闽地政权更迭频繁，王氏一族内斗不已，屠城灭族之事时有发生。戴氏的始迁祖戴谡，就是在一次兵乱中抛下祖宅、带着家眷仓皇乘船出逃的。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，绕过武夷山的险峻，渡过浙闽交界的湍急溪流，走走停停，风餐露宿，最后来到了台州黄岩的东南海滨。看到这里有山有水，有山谷平地可以种庄稼，有浅海可以捕捞，有山林不缺柴火，就登陆安家。

初到南塘时，戴谡一家穷得叮当响，仓皇逃乱而来，又跋山涉水的。随身带的那点银两早就花光了，能典当的东西也都典当了，剩下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口破锅。南塘那时候还不叫南塘，只是一片荒凉的海涂，涨潮时海水漫上来，退潮时露出一大片黑泥，芦苇长得比人还高，海风一吹，白茫茫一片，望不到边。
戴谡在芦苇丛中搭了一个草棚，带着妻儿住了下来。当时避乱而来的人家不少，有点钱的都想要建个住宅以安顿家人，当地没有石灰，砺灰就成了刚需。于是，白天他去海涂上挖蛎壳——海边人烧石灰用的原料，到山上砍点柴火，将砺壳烧成灰，就近卖给乡邻乡亲筑房用，换几个铜板可以买米。夜晚，他驾着一条借来的小舢板，趁着潮水退去时在远一点的海涂上捞蛎壳，那边的砺壳成片成堆。他天不亮就起来，天黑了才回家，手脚常年泡在咸水里，裂开一道道血口子。
这日子过得苦，但他的妻子从不抱怨。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，每日在草棚里煮粥补衣，偶尔抬头望一眼东边的海面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戴谡有时半夜醒来，听见海风在芦苇丛中呼啸，隔壁的孩子们在睡梦中蜷成一团，心里便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。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，也不知道自己带着家人逃到这个荒僻的海角，到底是福是祸。

那一夜，是八月十六。
潮水很大，比平日里涨得都高。戴谡驾着他的小舢板，在海涂上捞了一整天的蛎壳，疲惫不堪，便在浦澳门附近泊了船，打算歇一歇再回去。浦澳门是海涂上的一个小港汊，水比较深，能泊船。四周都是芦苇，黑黢黢的，风吹过来沙沙响。

他靠在船头打了个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被一阵声音惊醒。那声音远远的，飘飘忽忽，像是从海面上传来的鼓乐声——笙、箫、鼓、钹，仿佛有人有人在唱歌，曲调凄婉，还仿佛有喊杀之声，听不清到底是什么。戴谡一个激灵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。月亮已经升到中天，月光洒在海面上，银晃晃一片。他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看见一艘大船正从东边的盘马山海面上缓缓漂来。

鼓乐声有点近了。戴谡听见那歌声里夹着哭声，呜呜咽咽，像是有人在哭，又像是海风灌进空洞的船舱发出的回响。他的心跳得厉害，一只手紧紧攥着船桨，指节发白。他想划船逃走，但双腿像被钉在了版板上，一动也动不了，就这样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天色微明，戴谡看见那艘船还在。船很大，比戴谡见过的最大的渔船还要大两三倍。船身漆成深红色，在月光下泛着暗沉的光。船头挂着一排灯笼，烛火通明，把船首的水面照得亮堂堂的。帆帆鼓得满满的，却没有风——戴谡明明感觉不到一丝风。那船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，无声无息地滑过水面，径直朝浦澳门漂来。

大船在浦澳门口停住了，似乎是搁浅了，但离戴谡的小舢板还有点距离。鼓乐声也没有了，四周忽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，连芦苇从中秋虫的叫声都停了。那艘船静静地泊在水面上，只是船头的灯笼仍然亮着，火光映着船舷上雕刻的花纹——戴谡看清楚了，那是一幅海战图，刀枪剑戟，人仰马翻，腥红的漆色像是凝固的血。
没有人下船来。船上没有声音，没有人影，没有走动，没有任何活物的气息。

戴谡壮着胆子远远地喊了一声：“船上有人

吗？”
没有回应。海面上只有他自己的回声，在芦苇丛中荡了一下，便散了。他犹豫了很久。太阳开始升起了，海面上起了一层薄雾，那艘大船在雾中若隐若现，像一个随时会消失的幻影。戴谡终于咬了咬牙，从船舱里摸出火石和松明，点燃了一束火把。驾船靠过去，火把的光驱散了雾气，照出身穿暗红色的漆面、精雕细刻的船舷栏杆和那个黑洞洞的、敞开的舱门。
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大船，脚下的甲板很结实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船头的灯笼还在燃着，他凑近了看，灯油快燃尽了，灯芯泡在浑浊的油里，呛人的烟气扑面而来。他举着火把走进船舱，火光照亮的一刹那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满舱的金银，却唯独没有一个人。
金子——金锭、金饼、金叶子，码得整整齐齐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银子——银锭、银饼、银碗、银壶，散落在船舱的各个角落，有些已经氧化发黑，有些还闪着崭新光。珍珠、玛瑙、犀角、象牙、绛罗绸缎，东一堆西一摞，胡乱堆放着，像是被人匆匆扔进去的。
戴谡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他的手在发抖，火把也跟着抖，火光在金银的表面跳跃折射，晃得他眼花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开始仔细查看这艘船——船壁上有几处刀砍斧劈的痕迹，甲板上有一摊深褐色的污渍，闻着有铁锈味，他知道那是血。船舱角落有一张翻倒的桌子，桌面上散落着几卷文书，墨迹被水泡得洇开了，看不清写的什么。
在船舱最里处，他看见一尊神像。

那神像不大，大约一尺来高，青铜铸的，是一匹昂首嘶鸣的战马。马背上没有骑手，马身肌肉虬结，鬃毛飞扬，四蹄腾空，像是在冲锋陷阵。马的双眼嵌着两颗黑色的宝石，在火光中幽幽发亮，像活的一样盯着戴谡。神像底下压着一块木板，上面用朱砂写着几个字，戴谡不识字，但他认得那个“神”字。

他把神像小心翼翼地捧起来，铜马冰凉沉重，硌得他手掌生疼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讲的故事——海上的盗匪，在出海前都要拜神祈福，有拜妈祖的，有拜关帝的，也有拜铜马的。据说那铜马神原是前朝某位将军的战马，将军战死后，马不肯独活，撞柱而亡。后人感其忠义，铸像供奉，成了海盗水贼们崇拜的神灵。

戴谡捧着铜马神像，在空荡荡的船舱里站了很久。火把将他的影子投在船舱壁上，又高又大，像一尊沉默的巨人。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：这是一艘海盗的藏宝船。海盗们被官军水师剿杀，在海上激战，全体覆没，尸沉海底。空船带着满舱的财货，顺着潮水漂到了这里。鼓乐声和哭声，也许就是那些沉在海底的亡魂最后的回响。

他抱着铜马神像走出了船舱。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，海面上那层薄雾正在散去。他站在船头，望着东方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，忽然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要把这艘船拖回岸边，把舱中的金银取出来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犯法——死人的东西，捡了算不算偷？他也不知道那些亡魂会不会找上门来——铜马神眼里那两颗幽幽的黑宝石，让他心里有些发毛。

但他想了半天，终于他想通了：他的妻子在草棚里等着他回去，他的孩子们饿着肚子睡觉，他手脚上的血口子已经溃烂化脓了。他管不了那么多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戴谡用小舢板一趟一趟地把大船上的金银货物运回岸边，藏在芦苇丛深处的一处隐蔽的窑洞里。他清点了一下：黄金折合白银约六千两，白银约一万两，其他珠宝珍玩不计其数。他取了一小部分出来买田置产，剩下的继续藏着，不敢露富，也不敢大手大脚。他依然穿着破衣裳去赶集，依然在泥地里赤脚干活，只是心里有了底。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穷人了。

那尊铜马神像，他供在了新盖的正屋中堂。每日早晚三炷香，初一、十五摆供品，逢年过节更是不敢怠慢。他告诉子孙后代：戴家能有今天，全靠铜马神保佑。后人不可忘本，祖祖辈辈都要供奉这位神祇。戴谡去世后，铜马神像由长子继承，代代相传。南塘戴氏子孙因此被称为“铜马神戴”，外面的人提起南塘戴家，第一反应就是——“哦，那家供铜马神的。”

戴谡后来活了很久。他用那笔意外的财富买了田，盖了房，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，送孙儿们去读书。戴家在南塘扎下了根，从一户逃难的穷移民，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。戴氏一族“子孙蕃蕃以大，代有闻人”，有的读书中了功名，走上仕途，到戴复古出生的乾道三年，已经在南塘生活了两百多年，传了六七代。

但铜马神像后来丢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，怎么丢的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有人说是在南宋末年的战乱中遗失的，有人说是被某位不肖子孙偷偷卖掉了，还有人说是铜马神自己走的——它保佑了戴家两百年，够了，便化作一缕青烟，回了海上。戴家也发展了数代人，形成了一个两三百人的村子，大部分人姓戴，传到戴敏才一代，由于痴迷诗词，不事产业，坐吃山空，也由富户转

为寻常人家了，但家底还殷实，温饱没问题。

戴复古小时候听祖母讲过铜马神的故事。祖母讲得活灵活现，戴复古听得入迷。他问祖母：“那铜马神长什么样？”祖母说：“你爷爷的爷爷见过，我没见过。”他又问：“那现在还在吗？”祖母摇摇头：“早就不在了。但神在心里，不在像上。你爷爷供了一辈子铜马神，也没见过像。”戴复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很多年以后，当他漂泊江湖、身无分文时，偶尔会想起这个故事。想起那艘在月光下驶来的大红船，想起满舱的金银珠宝，想起那尊昂首嘶鸣的青铜战马。他的一生没有这样的奇遇——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艘装满金银的空船。但他遇见了诗。诗也是一艘船，也是一匹奔腾的战马，也是一尊沉默的、需要人世代供奉的神灵。
他在诗中找到了比金银更珍贵的东西。

三

传了几代的戴家老宅子就在屏山脚下，坐北朝南，三间正屋带两间偏厦。正屋是夯土墙，砖瓦顶，墙根处因为常年受潮，生了一层暗绿色的苔藓。东边的偏厦是厨房，西边的偏厦堆着农具和柴草。宅子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，用竹篱笆围着，篱笆上爬满了金银花。每年初夏，金银花开得密密匝匝，白的像雪，黄的像金，香气浓得化不开，隔着半里地都能闻到。

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桂树，树干有合抱粗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绿伞。据说，这棵树是戴谡从福建迁来时亲手栽下的，到戴复古出生那年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站了近两百年。紧靠桂树的是一方矮矮的白石水槽，浅浅的像个磨盘，里面的搓衣石，本来上面有一楞楞的楞子，都磨得像老人的下颌，仅剩下牙床，是戴家几代人搓洗衣物用的。戴复古小时候最喜欢爬到水槽上坐着，背靠着桂树粗粝的树干，看蚂蚁在树皮上排着队爬上爬下，一看就是半个时辰。树底下有口老井，井沿上长着绿苔。

宅子东边不到一里，就是海塘。塘外是大片的滩涂，退潮时露出湿漉漉的泥地，密密麻麻的小螃蟹在上面跑来跑去，一有动静就嗖地钻回洞里。涨潮时海水漫上来，白茫茫一片，一直铺到天边。站在海塘上往东看，海天相接处有一条细细的黑线，那是远方的岛屿，也可能是云影，谁也说不清。

屏山就在宅子背后，是座大山，山坡上有几座屏石，很是突出，是几座几丈高的石笋，东西对峙，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山路。石笋上缭绕着藤蔓，青灰色的岩壁在夕阳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，远远看去真像一道巨大的屏风。山脚下倒是草木葱茏，松树、樟树、苦楝树密密地长了一片，林间有一条小溪，从山谷里流出来，穿过戴家的田畴，最后汇入海塘外的浅海。溪水清澈见底，夏天捧起来喝一口，凉得牙根发酸。

戴家的田地不多，大约十来亩，分散在村子四周。种的是稻子，一年两熟。田埂上间或种几行豆角，篱笆边爬着丝瓜和葫芦。靠近海塘的那几亩地是沙土，种不了稻，就种了些甘蔗。黄岩的甘蔗在台州一带是出了名的，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专门记载过。戴敏才喜欢在甘蔗地里吟诗，说是蔗叶沙沙响的声音像极了好诗的音节。

日子过得清苦，但也还过得去。戴家虽不是什么富户，但在南塘也算得上殷实人家。这一房到戴敏才这一代，虽然没有出过做官的，却已“诗书传家”，但在东南诗坛颇有些名气。戴敏才“博闻强记，以诗自娱，终生不应试”，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硬骨头——宁可守着几亩薄田过穷日子，真正应了句古语“诗能穷人”，也不肯去考一场科举、谋一个功名。

南塘的乡亲们不太理解这个人。在他们眼里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做了官才能光宗耀祖。一个读书人不去考功名，整天关在院子里吟诗作对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有人当面问过戴敏才，他只是笑笑，说一句“吾以诗自适耳”，便不再多言。背地里，有人说他清高，有人说他傻，也有人说他是真风流。戴敏才一概不理会。

他确实“以诗自适”——整个戴家老宅，到处都是诗的痕迹。

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他自己写的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句子：“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”他的别号“东皋子”，就取自此句。东边偏厦的厨房门框上，用毛笔歪歪斜斜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——那是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里的句子。西边柴房的木板门上，刻着两句诗：“小园无事日徘徊，频报家人送酒来”。那是他自己的句子，后来成了他传世不多的诗作之一《小园》的开篇。

戴复古从记事起，就生活在这个被诗句包围的世界里。他不识字的时候，就已经会背父亲吟诵的许多诗句。那些诗句像种子一样，一粒一粒落进他幼小的心田，有的后来发了芽，有的沉睡着的，等待某个时刻被唤醒。他不知道“诗”是什么，但他知道父亲每次吟诗的时候，那双总是若有所思的眼睛会忽然亮起来，像屏山顶上被夕阳点燃的云。
(未完待续)